

《行政院與立法院之互動》座談會紀要

■邱淑美／記錄整理

時間：2000年7月2日（星期日）

上午9：30～12：00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三樓A室

主辦單位：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主持人：陳隆志教授

與談人：（按姓氏筆劃序）

李文忠／立法委員

李旺臺／民進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

邱創良／立法委員

陳學聖／立法委員

劉森泉／行政院國會聯絡組組長

蔡日雲／國會記者聯誼會監事

賴士葆／立法委員

蘇進強／南華大學和平戰略中心主任

陳隆志教授：

由三一八到五二〇，政權已經和平轉移。但是，阿扁政府主政下的政治生態與國民黨執政時期大不相同，「全民政府式」的政黨輪替使新政府必須花更多的時間來思考如何執政。過去的在野黨學習如何有效執政，而過去主政五十年的執政黨則學習如何扮演負責的在野黨角色。角色替換，如何調整，既需要時間，也需要經驗智慧。

國民黨執政時代，行政院提出的政策有國民黨團護航，在野黨束手無策。現在民進黨雖然貴為執政黨，但是國民黨在立法

院掌握過半席次，加上親民黨的成立，更使席次不到三分之一的民進黨在立法院掌控議案的空間縮小許多。再者，國大虛級化後，立法院的職權更加擴大、多元，立法院會漸漸成為台灣的政治權力重心。從縮短工時、週休二日、老人津貼、國民年金等「喊價叫賣」式的立法提案，我們瞭解最大在野黨國民黨展現政治實力的舞台在立法院，而少數執政黨在政黨輪替後，缺少資源做為立法後盾，難免充滿了無奈。政黨政治生態丕變，有使行政單位淪為立法院行政局的危險。

政黨輪替是民主政治的常態，但是，這是台灣的第一次，加上「全民政府」與具高度爭議性的「雙首長」憲法體制，對毫無經驗的新政府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挑戰。在目前憲政體制尚未健全的空窗期，全國人民及社會各界對新政府有高度的要求與期待，而國會則充滿情緒性政治角力的態勢，我們可以瞭解到新政府初初執政的困難。

因此，在台灣民主政治的新試驗時期，我們應基於理性與善意，共同學習、思考與調整，顧全國家生存發展的大局。國家的利益高於政黨的利益與個人的利益。負責任的政黨政治應該回歸理性的思考規劃與互動。大家不應過於苛責政府，而應給新政府多些時間及鼓勵。新政府團隊需要

時間，做通盤的瞭解與規劃，按步就班去做。全民政府需要全民的關心，更需要國人互相包容、體諒協力，在互動、試驗、學習與調整的過程中求進步。

賴士葆委員：

從目前政治局勢看來，行政院正居於弱勢，可以說是完全沒有政策的主導權，政策主導權反而全在立法院，執政黨等於是執行在野黨政策的機關。而會造成這樣的原因有下列幾點：

一、行政與立法的僵局是雙首長制的結構性問題，若根據法國雙首長制的制度來看台灣的現狀，陳水扁總統應該要解散國會，但台灣憲法並沒有規定總統有主動解散國會的權力，所以這是憲法結構性的盲點。換言之，現在是在野黨競開支票，民進黨買單，與以前國民黨執政，由國民黨開支票，由它買單執行，是完全不一樣的。過去國民黨會依國家財力來進行適當的政策兌現，但是，目前政策執行的平衡點沒有了。因此，現在的政策提出，完全是為了討好民眾的政策。

二、在立法院沒有看到執政黨，國會的執政黨根本是「軟趴趴的趴在那裡」。從工時案、公務人員週休二日案來看，民進黨並沒有支持行政院的版本，因此這可以說是「團結的立法院強力監督行政院」。而之所以會造成這種原因，我個人的解讀是，阿扁在組閣過程中，未徵詢民進黨團的意見所致，所以民進黨團不願為政策背書，黨團毫無戰鬥力。

三、行政院缺乏與立法院的溝通管道，行政院雖主動與立法院溝通，但卻是不得其門而入。因此，行政院目前最應該做的事，是如何讓民進黨團「動起來」，願意跳起來肩負政策辯護的責任，否則這個問

題會一直延續到明年底的立委改選後才有改善的可能。

四、行政院應取得政策主導權，行政院秘書長魏啟林曾說：「讓民意機關牽著鼻子走也沒有什麼不好」。如果這句話成立，就意味著行政院無存在的必要。即立法院來決定所有重大的政策，之後交由行政院來執行。然而行政院之所以成為內閣，主要在於它必須要向為老百姓說明執行該政策的理由，並為政策做辯護。所以，它一定要取得政策主導權。例如前些日子行政院撤守老人津貼案一事，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所以行政單位應該是透過一定的程序，堅決為自己的政策辯護，如果認為窒礙難行，則應勇於提出覆議案，這才是一個負責任的內閣。換言之，雖然這是一個少數政府，但是行政院也一定要有肩膀、有擔當，即使遇到困難也應該勇敢提出覆議案，不能老是「軟趴趴」的，否則反覆的政策將衝擊股市，民眾對新政府將會沒有信心，而失信於民。

五、反對加稅施實國民年金，我反對內政部長張博雅所說的「加稅施實國民年金」。因為，阿扁在競選表示，在他任職總統期間，是不會加稅的，他所開出來的支票是要開辦老年人金，而不是現在的國民年金。因此，向全國人民加稅，由人民納稅來兌現阿扁的競選支票，舉辦國民年金是不符合新政府陳水扁總統的政見。

邱創良委員：

從李遠哲為阿扁競選所組的國政顧問團所擬的政策，到現在阿扁成為總統後，行政院的政策，及從行政院與立法院的互動、阿扁六二〇滿月記者會公開要召開政黨協商等等政治現象來看，目前行政院所執行的政策其實只是在兌現阿扁的競選支

票，而非施行對國家有利的政策。

過去民進黨在野時，遇到不滿意的政策，就會走上街頭抗爭，但現在政策的態度，卻都以陳水扁政策為最高指導原則，因此，新政府到底是要完成陳水扁競選支要，或延續舊政府政策，亦或是要聽從在野民意的聲音，新政府應該要明確地好好講清楚。

若按照目前國民黨在立法院仍占多數的情況來看，未來立法院仍是國民黨主導，如果新政府的政策導向都是沿襲國民黨的老路，那麼阿扁信誓旦旦的掃除黑金將注定難以落實。

不過總而言之，親民黨會做好忠誠的反對黨，監督新政府，不會在政策上加碼及討好選民。而身為內閣的行政院及國家元首阿扁總統，應該具有領導國家的誠意與實力，「國家要做的事」是對大多數國民有利益的事，而非一再的討好選民，獲取選票而已。

李文忠委員：

沒有一種憲政制度是完美無缺的，但每種憲政制度一定有其抗衡及解決衝突的配套機制。因此，台灣目前「左右共治」的憲政體制在缺乏像法國雙首長制「解散國會權」的主動解散國會機制，因而迫使「少數總統」無法經由國會改選來驗證新民意，進而掌握國會多數，是造成目前行政院政策難以貫徹的一個原因。換言之，政治僵局並不是台灣實行雙首長制所造成的，而是台灣在憲政設計上的不足所導致的憲政紊亂。

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呢？

一、迅速修憲，改為總統制或維持雙首長制都可以，但一定要改善補足之前我所提的憲政缺失。

二、呼籲陳水扁總統慎重考慮籌組聯合政府來化解僵局，倘若明年底立委改選的結果是「三黨不過半」，屆時在野黨又產生「多數聯盟」，則阿扁勢需交出政權。

三、「能讓就讓，不能讓就戰」，站在國民黨的立場，要確立大選失敗後的政治版圖，唯有採取對政策杯葛或加碼的方式，才能保有或降低減少政治資源的流失，所以這樣的手段是可以理解，也唯有如此，民眾才能了解，國家要推動政策，必須找國民黨才有用，找少數執政的民進黨是無法成行的。正因此，我認為行政院必須釐清「能讓就讓，不能讓就戰」的原則，對於符合全民利益的政策，絕對要為政策辯護，要有不惜一戰的決心，否則將使國民黨在毫無社會壓力下，予取予求，而造成國民與國家利益遭受破壞。

另外就政黨政治而言，政黨要茁壯、發展，則它必須確立它的政治版圖，因此既然國民黨籍的行政院長唐飛在立法院無力拉到國民黨立委一票，無法建立一套溝通的機制，則唯有採用「攻防」的策略才能免於一敗塗地。短期而言，組成聯合政府是解決行政、立法僵局的 fastest 方式，因此我建議陳水扁總統最遲應在明年底推動籌組聯合政府，否則全民政府只有束手無策。

蔡日雲監事：

國民黨執政五十年來，行政與立法兩院的互動是——立法院已淪為行政院的一個橡皮圖章，強勢的行政院掌控弱勢的立法院。但現在阿扁主政，情況剛好相反，立法院已成為一個強勢政客領導政府政策走向的政治地位，形成「小行政大立法」互動不平衡的現象。而之所以會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除了憲政設計不良是一個原因外，就我們長期觀察立法院與行政院之間

互動的新聞媒體觀察者而言，目前並非沒有解決的辦法，立法院長久以來就有一套朝野協商溝通的機制，而這應該可以解決一部分目前政治局勢紊亂的問題，而這項遊戲規則，除了行政院與立法院的建立之外，身為執政黨的民進黨立法院黨團也應該與行政院有溝通管道的建制，這樣才能化解現在這種混亂的政治局面。

李旺臺副秘書長：

我認為目前這個少數政府與立法院之間的僵局是憲政結構所造成的困局。因此，我們應該凝聚社會更大的共識，從根本結構上來進行修憲，無論是總統制或內閣制皆宜，只要我們選擇其一，好好的運作，則這樣的憲政體制將更符合我們的生態，並減少社會與政治成本的浪費。

另外，民進黨應該承認國民黨是多數黨的事實，並以社會的壓力來制衡國民黨，使國民黨能知道「不應該」、「不必要」、「不可以」在國會中一味地出現討好選民政策的放肆行為，並由國民黨來負起政治責任，接受每次選舉的政治成本。

李文忠委員：

我先回應蔡監事的問題，我認為現在的政治僵局是「台灣的雙首長制」造成的，如果台灣今天實施的是「法國雙首長制」的話，則現在的僵局是有辦法短期內就解決的。另外，我也贊成兩院之間要加強溝通協調。我承認在這次行政院拍版決定工時案的過程中，立法院被排除在外，是我們之間的溝通協調有所不足所造成，若朝野協商這套機制能夠建立，則這套遊戲規則對我們少數執政的民進黨是相當有利，但若就選敗後國民黨為保有原政治勢力的立場而言，行政院與立法院的真正溝通協調機制是很難達成的，也許光有溝通機制

之名，卻無協調之實。

陳學聖委員：

基本上國民黨是贊成實施雙首長制，因此我同意李文忠立委的主張，如果新政府在新手上路的這兩個月來，發現「全民政政府」不可行時，何妨在現有由國民黨員的入閣，甚至是組閣的情況下，回頭思考雙首長制的可行性，如果新政府不認真考量雙首長制的話，未來在立法院會期中，即使執政黨與在野黨有很好的溝通，但在實質運作上，很多的法案還是會面臨「無法令出行政院」的窘境，並被譏笑為「行政院是立法院的行政局」。因此就憲政上來論，我們建議陳水扁總統應該要與其他政黨合作，而民進黨出面與其他政黨共組執政聯盟應是打開僵局的有效途徑，否則我想以目前這種少數政府，行政院的政策在立法院還是會踢到鐵板，仍然會被封殺或否決。

另外，雖然目前外界對國民黨選敗後的觀察仍停留在「兵敗如山倒」的認知上，當然我也承認有很多國民黨籍的立委也真的不知如何面對選敗後的政治局勢，但就我個人的觀察來看，事實上國民黨已從敗選的潰散氣氛中振作起來了，因此一些農業縣立委，或是不常上新聞媒體的立委現在反而是回歸一個比較正常的國會議員應扮演的角色，也就是不開會或國會討論的議題對他的選民並無太大的利益關連性時，他經常是回到自己的選區，去好好經營，而不像是之前在執政黨的時期，必須受黨團的約束，需要動員時，每個立委都到國會參與舉手表決，以求得更多黨所分配下來的政治利益，但現在國民黨的資源在哪？大家都不知道，因此，已不再受限於黨利益的制約。所以，我要說的是目前

黨籍立委對國民黨是真正回歸政黨政治的認同，而非像過去只認同「黨的資源」。

另外，行政院不必太在意國民黨「次級團體」的意見，因為其中多數的團體只是具「吃飯聯誼」特質，期待藉由人多勢眾的外在形象，來保有一份面子，但是由於國民黨的次級團體並不像民進黨的派系政治，有派系領導。國民黨的次級團體並沒有很明顯的領導者，無領導者就無多餘的資源可以分享，因此，行政院不必太在意國民黨籍「吃飯聯誼」性質的「次級團體」之意見，反而是對於部分跨黨派，以理念結合的次級團體對新政府較有益處，因為這些次級團體是以理念結合的團體，而這樣的理念結合是一種政黨間溝通協調後的共識。換言之，這是另一種政黨政治，而這樣共識的達成較容易落實，這會對新政府的運作有很大助益。

談到黑金政治，我想國民黨這次會輸，並不是輸在兩岸政策、財經政策，而是輸在黑金問題，因為民眾不相信國民黨有辦法解決黑金政治，所以黑金問題須要靠民進黨來解決。因此我們對法務部長陳定南有很高的期望，我們可以了解，明年選舉若陳定南很認真辦賄選，則會有些國民黨立委選不下去，這對國民黨不見得有利，但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國家走向正軌的一個關鍵時刻，因此我們期待陳定南部長，甚至是其他部會首長都應該勇於抗拒一些利益型立委的威脅，當這些國民黨籍的利益型立委在沒有黨的資源及政府又不受要脅的雙重制約下，我想黑金問題應該能夠解決。

劉森泉組長：

我個人是認為目前的政治僵局只是一種過渡時期的現象，我相信這段過渡時期應該很快就會過去。

另外，我個人也認同李文忠委員所講——尊重民意也沒什麼不可以的地方；第二是關於陳總統與唐飛院長之間的關係，我個人的感受是，這兩位的互動是非常好的，就總統召集財經首長到總統府開會這件事而言，是總統打電話給唐院長，然後由唐院長召集財經官員開會，然後再到總統府。所以，兩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並不像外界所想像那樣的疏離。

第三是現在國會聯絡人的工作不只是在做事務性的協調，而是提升到政治協調的任務，而這樣任務的擴大與深化無非是為了提供更多的資訊給長官做更完善的政務根據。此外，由於國會環境的改變，執政黨議員只佔國會三分之一不到的成員，因此，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我們行政院一定會更尊重在野的友黨。站在我個人的立場而言，我相信任重道遠，忍辱負重，明天會更好。

蘇進強主任：

我想以目前行政院與立法院互動的情形來看，是不是能達成阿扁政府所訴求「全民政府」所產生的「全民利益」？這是我比較大的疑問。

另外就我個人的觀察，顯然地立法院目前是國民黨的政治主戰場，是鞏固實力，發揮影響力的政治發展所在地。如果說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都能擁有陳學聖委員一樣的理念，我想國民黨應該也不會下台。但是，目前一般大眾都有一種感受，就是國民黨有輸不起的感覺，呈現出一種「多數暴力」的態勢，而這種態勢好像還在強化當中。當然做為反對黨，對執政黨的政策提出反對的看法，或批評該政策的不完善乃是反對黨的天職，但是若以要給執政黨好看的心態，純粹是為反對而反對，甚至是變相的勒索，如果給民眾的印象是這

種負面的想像，我想國民黨所得的應該要比所失的還要來的多，這是我一個觀察，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第二是執政的民進黨好像還沒有學習如何成為一個「執政黨」，而執政黨與新政府之間的互動好像也有一些問題。例如，在國會的執政黨受到反對黨的反對壓力時，也尚不知如何來為新政府的政策做辯護，甚至有時候還與反對黨站在同一陣線，執政黨已是少數了，卻還不支持新政府政策，而呈現自我分化的現象，讓反對黨予取予求，這是很大的弊病。

第三是從策略的觀點來看，新政府對國會的整體互動策略有待思考。例如，是不是有那些陳總統的「政見」可以優先轉化成「政策」，可被具體實踐，似乎整個政府並未對這件事做整體的考量與規劃，如果只是對這種如「三三三政策」等立即性的政見要落實成為政策，我想有很多的基本的政策原則很容易被改變，而這種現象會使國家長治久安受到挑戰。

陳隆志教授：

根據上述的發言，大家都認為現在在國會內部，國民黨是以多數暴力或討好選民的政策姿態來對政府進行杯葛。不過我在想，是否有一種政策能夠真正附和全民的利益，可行性也高的政策呢？

陳學聖委員：

最初的「工時案」是國會與行政院互動最好的試金石，但是新政府把它搞壞了。因為最先釋出縮短工時的是民進黨的委員，這本來是國會做給勞工支持者的禮物，所以大家覺得沒有什麼爭議，並認為這是國會各黨各派的共識，然而某位民進黨立委卻先釋放出去，而造成其它的政黨（包括民進黨內部）都非常的不滿，這是

執政黨犯的第一個錯誤。

第二個是國民黨的工時版本，在國民黨黨團內部開會結果後，決定兩週為八十四小時，但這並不表示國民黨的版本沒有討論的空間，但是在當天下午，行政院就毫無預警的找來了勞資雙方協調，並把「工時案」給敲定了，在這過程中並沒有找立法院來協商討論，這是行政院不尊重立法院的一個做法，因此到最後才會導致國民黨的版本獲得新黨、親民黨的支持，這是第二次的錯誤。換言之，民進黨搶功，行政院也在搶功。然而為何行政院不來與國民黨協商呢？所以，我希望下次不要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就像老人年金案子一樣，各黨各派到最後都撤回，並達成「國民年金」的共識就是行政院與立法院一個良好互動的例子。

另外，國民黨希望陳水扁不要一方面對外喊出「全民政府」，一方面又希望民進黨明年的立委選舉能夠獲得全勝，這種矛盾的說法能真正達到「全民政府」所延伸出的「全民利益」嗎？

總而言之，希望民進黨學會「溝通」，國民黨學會做個「忠誠的反對黨」，則行政院與立法院未來的互動就應該不會出現像現在一樣的困擾。

李文忠委員：

當在野黨國民黨及執政黨民進黨在角色互換之後，的確雙方都要向對方學習。在最近的幾個案子中，國民黨仍有許多不負責任的地方，例如國民黨的「工時案」之所以會被質疑，就是過去國民黨對工時案的訴求都是要求「四十八小時」，然而卻只花幾天的時間就從四十八小時轉變到四十二小時，這對企業界而言是承擔不了的。以日本為例，四十八小時轉換到四十

小時是花了十年的時間才慢慢調整過來的，但是台灣卻在幾個小時之內就完成，我想這是不夠負責任的做法。

另外，關於敬老津貼的案子，以前國民黨一再抨擊「排富條款」，但是現在卻要求納入排富條款，並加入重覆排貧條款。沒有一個國家會對國民重覆照顧的，即使在社會主義，強調社會福利的國家也沒有這樣的做法。所以剛剛下台的國民黨在政策的推動上是無法自圓其說的。另外，關於民進黨要面臨的困境是如果當民進黨也被認為在「亂開支票」的時候，我們要攻擊國民黨是比較沒有力量的，所以我想做為執政黨的民進黨未來在制定政策的時候是有必要以更成熟的思考，更負責任的態度來制定與推動政策。

邱創良委員：

我想現在的民進黨是過去的國民黨，現在的國民黨是過去的民進黨，當執政後，可以利用的政治資源也相對的多，因此過去的承諾就可以被修正，也有修正的必要。因此，我想我們親民黨的立場是相當清楚的，即是「監督政府」。在這個監督的過程中，做為執政黨的民進黨當然有政策的主導權，但是就工時案而言，民進黨從以前就一再的要縮減到四十個小時，因此，我認為民進黨也沒有反對的理由，另外，我認為國民黨要認命了，不要以為在國會佔多數就可以對政府做出不負責任的杯葛。因此親民黨在做為一個監督政府的反對黨時，我們希望民進黨過去的政見能真正落實成為政策。

陳學聖委員：

我要承認國民黨內目前存在一種「哪裡有選票，往哪裡去，不必承擔社會責任」的氣氛，因此我擔心國民黨會成為十足威

猛的「怪獸」。因為過去國民黨為台灣創造了很高的經濟奇蹟，贏得了很多資本家的支持，然而贏得資本家一票時，卻同時輸掉了許多勞工的選票，因此部分國民黨立委認為反正國民黨現在已是在野黨了，所以在國民黨只要贏得多數選票才能穩固政治版圖的思考模式中，當然不用去承擔政治責任的包袱。

李旺臺副秘書長：

我想陳學聖立委剛才所講的話是相當正確的。國民黨最近在國會的許多行為確實是帶給社會很多的危險。我認為政黨、立院與行政院之間是有些分際，例如行政院的政策必須著重在可操作的、可行的；立院黨團以選票為主要的考量點，也是可理解的；而政黨呢？我想應該以「理念」為生存的原則，政黨應該比較具有「理想性」的色彩，帶領民眾走向較高標準的境地。

民主政治的原理是「定期改選」，因此這種「定期改選」將是國民黨有可能走向「野獸」的警戒線。另外，當國民黨在國會勝一次，在民間也就輸一次，這樣對民進黨也並不見得有什麼好處，因為民間會認為民進黨你無能，你無法落實你的政策。所以，這種負面的政黨競爭將會造成「雙輸」。所以，民進黨一定要打從心裡確認國民黨在立院是屬於多數黨，而執政團隊也應該有這樣的認知，這樣在未來的政策協調，才能創造出兩黨的「雙贏」。

另外，我認為台灣的黑金問題靠一個陳定南所領導的法務部來執行掃黑任務是無法解決的，我倒是認為黑金問題的解決除了靠法務部之外，政黨亦提供了許多掃黑功能。尤其是政黨在提名的決策過程中，就可以在第一線排除政商勾結及黑金政治

的產生。這一點我想民進黨情況要比國民黨來得好一些，因此，我想呼籲國民黨為了這塊土地，這個國家來努力，做好把關的工作。

陳學聖委員：

剛才李副秘書長所說的，提名制度所造成的黑金問題的確是國民黨很大的政治困擾，不過在國民黨的改造方案中，已決定有黑金記錄將不予以提名，例如這次中常委的選舉就是排除了黑金背景的提名，但這是否會持續到明年的選舉？我想我們國民黨應該會繼續堅持這個理想。

蘇進強主任：

雖然新黨與親民黨它們都想成為關鍵少數，但是在某些時候，我們卻都可以感受到他們的運作是「一報還一報」。我想這些政黨應該要有一套做為在野黨的胸襟，而不必為了反對而反對。另外，雖然國民黨在立法院的作為是為了要鞏固其政治版圖，但國民黨也必須考慮到社會大眾對於國民黨的看法。此外，對於行政院而言，我們並不期待有強人出現，但是我認為行政院要有道德勇氣，拒絕勒索，提出覆議，並交由全民來做檢驗。此外，必須由中央黨部或另外成立一個政策小組來對陳水扁選舉所發表的政見做全盤的思考，檢討那些政見是較可以落實成為政策，那些是可以再檢討的政見，才不會像打油擊戰般，出現左襟右黠的現象。並讓立院黨團有目標可循，而不至於受在野黨的牽制，我想這樣才不會造成「雙輸」或是使民眾失望的「三輸」。

李文忠委員：

我認同剛才蘇主任所講的觀點，新政府應該要將可行的政見化為政策，並成為法

案。而關於攻防策略，當然要由立法部門與行政部門來做協調。而關於民進黨的政策部分，我想我們的政策部門是相當弱的，當國民黨有許多政務官、政策人才，甚至是智庫的同時，行政院是否能成為民進黨的智庫，我想這無法確定，因為行政院還是由那些優秀的技術官僚來制定政策，而在這過程中是否能注入民進黨的思維尚不知道，因此我們如何為政策做辯護，坦白說這對民進黨是有些困難。

記者先生：請問國民黨與民進黨對於7月4日的總質詢有什麼計劃？

陳學聖委員：

關於國民黨對總質詢的做法，國民黨已做好萬全的準備，只等對唐飛內閣做質詢，尤其是國民黨這次的質詢內容都是由我們政策會所提供的資料，因此我們只怕唐飛體力不支，否則我們都有了完全的準備。

李文忠委員：

民進黨立委是改採書面質詢的方式，而這是體諒唐飛的健康。至於其他在野黨立委在總質詢時對行政官員提出犀利問題，是「在野黨的天職」，無可厚非，對此民進黨也愛莫能助，不過我相信做為執政者，本來也就該要有「應付得當」的能力。雖然民進黨放棄總質詢，但如果行政院有需要幫忙的地方，民進黨團一定會出席並全力以赴。另外，這次總質詢是首次採用即問即答的方式，台灣的政治文化總是會讓總質詢成為「羞辱政務官」的場合，而使很多政務官視為畏途，我們要知道在立法院的「表演舞台」上，民眾是看得出「好戲與歹戲」的，絕對不是「光罵人就有選票」。因此我建議，往後的總質詢應建立事先提書面資料的制度，因為總質詢的重點是政策辯論，而非機智問答。◎